



# 老炮连

■王同富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国仁家着了一把大火，把整个家几乎全烧没了。邻居腾出了两间房让他们住下，村里的大娘大婶们，你抱一床被子，我抱一床褥子，给他们送来了睡觉用的东西，更有兄弟爷们拉来了白面、提来了油。86岁的国仁，连着向大家抱拳感谢。

国仁给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打了电话，他们陆续回来了，都说：“爹，人没事就行，咱这房子都快跟咱们村的年纪一样大了，我们早想盖新房了。”

爹仁简单弄了两个菜，边吃边商量着如何盖房。老大老二的意思，是向村里要块新的宅基地，到马路边上去盖。国仁老汉先是沉默，后又叹着气说：“咱家在这住了好几辈子了，我不想离开这儿。将来也好落叶归根。”两个儿子听了，决定按老人的想法，在旧地基上重盖房子。

在扒墙时，一个干活的年轻人从一扇窗子下的墙里发现了一个大窟窿，他大声吆喝起来：“快来看呐，这里边有个黑罐子。”



■王同富

# 欠条

抱出了那个罐子，两个儿子和众人都看着国仁老汉，可国仁老汉想了很久，最后摇摇头说：“你爷爷走时没交代过，我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啥。”

“那咱们打开看看吧。”老大边说边伸手去拿上面的盖子。

老大轻轻从里边掏出了十几张黄色的纸，都是过去的那种粗草纸。他再伸手去时，特意在里边转了转，确认罐子空了。

两个儿子望了眼那堆粗草纸，又抬头望了眼父亲。国仁老汉示意他们打开看看。老大打开一张纸，是张欠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因军队给养不足，今从福顺先生处借到小麦十担，玉米六担，特立此据。”留下的落款是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三团副政委熊善洲”，时间是1927年10月5日。

老二拿起一张打开，还是欠条。“因刚打完仗，伤员没吃的。今从福顺先生处借到小米二十担，小麦十担，特立此据。”落款是“八路军独立旅三团团长秦三”，时间是1942年8月5日。

“爹，这是一堆陈年的欠条，没啥用了，扔了吧。”老大说。

国仁老汉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他摆摆手，说道：“我听村里的老辈人讲过，你爷爷也说过一些。咱们过去是个大家族，那时家底比较厚，红军和八路军有困难了就来借粮食。你爷爷跟我说过，红军最讲诚信，他乐意借给他们，也盼着他们能来归还东西……不是为了那点东西，而是他们回来了，就是还活着……”国仁老汉仿佛又看见了父亲捋着他花白的胡子，看着远方的样子。最后，国仁老汉说：“留着吧，也是个念想。”

房子盖到一半时，来了个记者。说是听说国仁老汉家扒旧屋找到了东西，他来看看。没过多久，镇上、县上又派人看了那些东西，并做了详细记录，然后经得老人家同意，把东西都拿走了。

当时国仁老汉想，拿走了清静，省得今天这个来看，明天那个来访的。

等国仁老汉家的房子封顶时，县长亲自带人来祝贺，并交到国仁老汉手里几万块钱。县长握着老汉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们找有关部门核算过了，这是那些欠条上借你家东西的钱，还有利息。”

“我们没有跟国家要钱的意思……”国仁老汉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再说，您家刚着了火，也用得着。您一定要收下。”

四周响起了群众热烈的掌声。一只喜鹊落在了国仁老汉新建成的屋顶上，嘴里衔着树叶，准备在这里筑巢。

## 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太阳刚从这片海露脸，山川便带外孙石榴，坐上女儿麦花的吉普车上路了。“姥爷，干嘛像上战场一样，天没亮就折腾？”石榴坐上车，瞅了瞅座位一旁的姥爷抱怨道。

“儿子，再有几天学校就开学了，上军校前带你去看看老炮连，这是你姥爷的心愿。”麦花说着，踩下油门，汽车顺海滨路奔向了山道。

吉普车开始颠簸。弯弯曲曲的盘山道年久失修，只剩下干巴巴的岩基筋骨。好在路两旁有老槐和松柏挺立，郁郁葱葱似为盘山路打起了伞。

“爸，老炮连营房还在吗？瞧，这路怕有几十年没保养了。”

“是啊，到明年就40年了！”山川似是在回答女儿，又似在自言自语。

见父亲陷入回忆，麦花不再言语。道路曲折蜿蜒，一只松鼠从车前蹦跳而过，麦花又想起了父亲给她讲过的有关老炮连的故事。

一

那是1970年深秋，参军第二年就担任射击手的山川，第一次参加火炮实弹射击。

那个年代，为节约炮弹成本，官兵会在火炮炮身上附加45毫米外膛炮。

“放！”随着炮长一声指令，山川击发了外膛炮的发射装置。两发炮弹间隔射向目标，轮到第3发，突然出现了哑弹——

“20、19、18、17、16……”突遇哑弹，山川在炮塔外的发射台上，喊出火炮射击遭遇哑弹时、射手排除故障前所要历经的数秒倒计时。本应该在心里暗数，或小声诵念，他却声如洪钟。

“不要慌，稳住，稳住！”炮塔掩体外，指导员张大嘴巴朝山川呼喊。听见指导员的声，山川瞬间定住了心神，右手猛地退出哑弹，左手挨近炮口接住弹丸。

“快装填！还有10秒！”指导员朝山川吼道，那声音仿佛将松柏枝叶都震得抖了一抖。

“5、4、3、2……”山川顺利把哑弹装入膛，接着喊倒计时的数字。在炮长喊出“放”的指令瞬间，山川击发了发射装置，哑弹“起死回生”，猛地蹿出膛。

“山川，好样的！”指导员伸出大拇指，朝他赞道。这时，山川突感左手中指一阵钻心似的疼，定睛一看，鲜血竟已经染红了手掌。可火炮仍在旋转，炮塔内方向手和高地手仍在操作，炮长又间隔发出了两声口令。山川强忍着疼痛，沉住气操作着，把后两发炮弹顺利发射了出去。

“丁零零！”当听到炮塔内战斗警报解除的铃声，山川几乎同时，从炮塔外的发射平台上滚落下来。

“手受伤了，快去卫生所！”指导员跳入炮塔，催促山川，边掏出绷带把

他受伤的手指绑紧。

山川向山下连部的卫生所跑去。在连部的交叉路口，炊事班夏班长正赶着马车向山川奔来。

“小川子，快上车！”夏班长喊着，扯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拖上车。

“驾，驾！”夏班长拍了拍老马“铁蛋”的屁股高声吆喝着。“铁蛋”拉着车伴着马笼套上的铃声向山下跑去。山川突然看见连队的大黄狗“海娃”在车后追随而来……

山道弯弯，马车颠簸，山川的手更疼了。一阵眩晕袭来，他瘫倒在了马车上……

“小川子，挺住了！”夏班长赶着马车往山下赶去。那喊声惊动了四门火炮阵地上的战友，也惊动了炮场旁那棵大白杨巢穴里的喜鹊……

到了卫生所，郑医生用镊子掀开山川的伤口，只见左手中指血肉绽开……或许是指导员那条手绢绑伤口起了效果，又或许是夏班长的马车赶得及时，山川的手指总算保住了。

二

吉普车上了山，麦花踩了刹车，把车停在老炮连的操场上。麦花想搀扶父亲，却被甩开了。远远望去，一排排宿舍空空荡荡，似被丢弃的“火柴盒”——操场已杂草丛生。山川忽然举起右手对着那“火柴盒”敬礼，大声喊道：“朱连长、韩指导员，俺是山川，俺外孙子考上火箭军院校了，俺同闺女带您来看我们老炮连来了！”

朱连长和韩指导员已不在人世。山川觉得，他们的英魂一定时常来到这里，来到他们曾一起战斗过的地方。

山川找到一根木棍将前方茂盛的草拨开，从老连部操场穿过齐腰的茅草在前方带路，女儿和外孙在后面默默跟着。

行进不久，一座坟莹出现在众人视野里：那坟顶长出了棵一人多高的山枣树，有手腕粗细，树上挂着一串串小山枣。山川接过女儿提前准备的花篮，将其安放在“铁蛋”的墓前。之后，他席地而坐，拨了拨坟上长出的野草，深情地说：“老伙计，俺来看你了。俺是山川啊，当年受伤，还是你拉的俺……”

“爸，这坟地葬着谁呀？”麦花问道。“是匹马，叫‘铁蛋’。”

“那您经常提到的‘海娃’呢？”外孙好奇地问。

“‘海娃’是一条狗，是位老兵休探亲假时从沂蒙山老家带来的，比‘铁蛋’还早一年呢……它们都是俺们炮连的荣誉士兵，兵龄比俺长。”

“这里竟有座马坟？”外孙感到很惊讶。

“‘铁蛋’为老炮连拉了一辈子车，死后被战友埋在了这无名高地上。‘海娃’趴在‘铁蛋’的坟头5天5夜，不吃不喝的，后来就走进了大山……”

站在无名高地，山川给女儿、外孙讲述着“铁蛋”、“海娃”和老炮连的故事。山川说，老炮连曾经是全军数一数二的炮兵连，后来在百万大裁军中撤编了……

我和杨班长一听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一时疏忽大意，没有将毛驴车拴好就跟着厂长走了。等我们从楼上下来时，才发现毛驴车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毛驴车不见了，这可是件大事！我们急忙四处寻找，可将酒厂找遍了，也没找到。找到门卫时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看见毛驴自己拉着车走出了酒厂大门，距现在已经快半个小时了。

“别慌，老驴识途！”杨班长安慰我

时间返回连队。

车装好后，杨班长牵着毛驴的缰绳，我在后面推着驴车。然而，刚走到制酒车间门口，酒厂厂长拦住了我们。厂长是个蓄着胡子的维吾尔族中年人，操着流利的汉语，热情地对我们说：“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，我们酒厂想给连队战士们送些慰问品。正巧你们拉了驴车来，请一起把慰问品带回连队吧。”说着，他拉着我们随他上楼去厂办领取。

厂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酒厂，满心好奇之下，我请求杨班长带我进车间参观。一踏入车间大门，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，只见几十个工人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忙碌着，他们有的忙着蒸酒糟，有的来回翻倒着出笼的酒糟。那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我们将酒糟倒在车间外的一片空地上后，我俩便以最快的速度装好车，准备抓紧时间返回连队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酒

厂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酒厂，满心好奇之下，我请求杨班长带我进车间参观。一踏入车间大门，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，只见几十个工人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忙碌着，他们有的忙着蒸酒糟，有的来回翻倒着出笼的酒糟。那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我们将酒糟倒在车间外的一片空地上后，我俩便以最快的速度装好车，准备抓紧时间返回连队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酒

厂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酒厂，满心好奇之下，我请求杨班长带我进车间参观。一踏入车间大门，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，只见几十个工人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忙碌着，他们有的忙着蒸酒糟，有的来回翻倒着出笼的酒糟。那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酒

# 淘金

■孙佳欣

石榴从小就听姥爷讲年轻时他在炮连的故事，听他讲在那次火炮实弹射击中，指导员口中的呼喊和他差点没保住的手指。姥爷说，炮连的每一个战友，朱连长、韩指导员、夏班长……还有“铁蛋”和“海娃”，他常常梦到他们，梦中的炮连，还是往昔的模样。如今，即将步入火箭军院校的石榴，与姥爷来到炮连旧址。看着眼前参天的白杨和遍地的黄花，听着姥爷“还得靠你们后来

人”的感慨，他不由挺直了脊背……

几十年过去，连队那头毛驴仍不时拉着车闯入“我”的回忆。那天冷得彻骨，指导员口中的呼喊和他差点没保住的手指。姥爷说，炮连的每一个战友，朱连长、韩指导员、夏班长……还有“铁蛋”和“海娃”，他常常梦到他们，梦中的炮连，还是往昔的模样。如今，即将步入火箭军院校的石榴，与姥爷来到炮连旧址。看着眼前参天的白杨和遍地的黄花，听着姥爷“还得靠你们后来

人”的感慨，他不由挺直了脊背……

本版插图：陆千波 赵琪鹏  
徐鑫鑫  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# 长征

第6292期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1984年，我怀揣着梦想从咸阳入伍，来到驻新疆阿克苏的某部三连。在新兵训练期间，我每周都会帮助饲养员打扫猪圈。有一次，在打扫猪圈时，我意外发现了一头毛驴。班长许志超瞧我满脸好奇，便笑着告诉我，这是咱们连队自己养的驴，专门用来拉猪饲料和给菜地拉猪粪的。

这头毛驴是典型的新疆驴，它四肢健壮，毛色油亮，精神抖擞。负责饲养它是连队的饲养员杨清海班长。杨班长是一位比我早入伍3年的老兵，来自河南。由于我们同姓，又聊得来，所以关系特别融洽。他总是乐于与我分享他的美食，而我在训练之余，也常陪他聊天，帮他给毛驴喂食。渐渐地，我与这头毛驴也混得熟络起来。

那是一年的春节前夕，一日早饭后，许志超班长安排我帮杨班长去部队驻地的阿克苏酒厂拉酒糟喂猪。

我和杨班长牵出毛驴，套好车。班长熟练地挥鞭赶车，我坐在他身旁，欣赏着沿途的风景，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电影《青松岭》的插曲：“长鞭哎，那个一呀甩地……”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酒

# 毛驴车

■杨奕虞



厂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酒厂，满心好奇之下，我请求杨班长带我进车间参观。一踏入车间大门，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，只见几十个工人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忙碌着，他们有的忙着蒸酒糟，有的来回翻倒着出笼的酒糟。那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我们将酒糟倒在车间外的一片空地上后，我俩便以最快的速度装好车，准备抓紧时间返回连队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酒

厂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酒厂，满心好奇之下，我请求杨班长带我进车间参观。一踏入车间大门，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，只见几十个工人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忙碌着，他们有的忙着蒸酒糟，有的来回翻倒着出笼的酒糟。那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酒

厂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酒厂，满心好奇之下，我请求杨班长带我进车间参观。一踏入车间大门，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，只见几十个工人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忙碌着，他们有的忙着蒸酒糟，有的来回翻倒着出笼的酒糟。那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